

最好看的红学小说
最大胆的学术推断

脂砚情迷
红楼梦



雷贵勤 杨振伟 / 著

两百四十年前的《石头记》引发众说纷纭

脂砚斋真有其人？究竟是谁？

脂砚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它向世人隐藏了什么？

.....

两百四十年后的我们能否在爱恨情仇中揭开岁月掩埋的真相……

当代世界出版社

脂砚情迷

红楼梦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脂砚情迷红楼梦 / 雷贵勤, 杨振伟著. — 北京 :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090-0732-7

I. ①脂… II. ①雷…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7365号

书 名: 脂砚情迷红楼梦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0732-7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1.白日梦	3
2.她是谁?	5
3.神秘的旧书箱	8
4.不辞而别	11
5.她在哪儿?	14
6.有人跟踪	15
7.卧佛山庄	17
8.秦可卿的卧房	19
9.围梦夜话	23
10.我的脂砚斋	25
11.雪夜鬼影	29
12.甩不掉的尾巴	32
13.公交车上的较量	35
14.争吵	38
15.谁是脂砚斋?	41
16.省亲表演	46
17.报警	48
18.脂砚之谜	49
19.她是卧底	51
20.枕翠庵	54
21.第一次接头	56
22.静静的夜	58

23.另一个男人	60
24.销魂时分	64
25.烦人的任务	65
26.玫瑰色的海滩	69
27.他对玫瑰花过敏	72
28.元宝石下的祈祷	74
29.太极推手	78
30.面人儿	85
31.云云病了	88
32.温柔的陷阱	91

第二卷

33.逃脱	99
34.蒜市口	102
35.西海子公园	105
36.到家了	107
37.火炕	108
38.明天结婚	112
39.特别的婚礼	116
40.曹雪芹的墓地	120
41.寻找尸骨	123
42.性爱光盘	125
43.绑架	128
44.她在寻仇	129
45.小屋惊魂	135
46.阿珠的使命	141
47.云云逃脱了	144
48.狭路相逢	147

49.营救	151
50.魔窟斗智	153
51.惊变	156
52.没有李磊的日子	159
53.脂砚里有炸药?	162
54.裸葬之谜	166
55.云云又出现了	168
56.黄雀在后	173
57.艰难的抉择	175
58.把心留住	178

第三卷

59.赤瑕宫	183
60.鬼影现形	185
61.难耐的尴尬	190
62.佚著再现	194
63.畸笏叟的身份	197
64.曹氏宗谱	200
65.古墓里的哭声	203
66.密室重逢	205
67.脂砚血案	208
68.爱恨情仇	211
69.生的誓言	216
70.脂砚藏在哪儿?	219
71.冒死相救	222
72.备受折磨	226
73.青埂峰上的反击	230
74.唇枪舌剑	234

红楼梦

75.臆想的真相	238
76.脂砚里的秘密	243
77.真真假假	246
78.食尽鸟投林	250
79.别样的爱	253
80.一帆风雨	256
81.皇帝的阴谋	260
82.索隐派的结论	265
尾声	269

第一卷



1. 白日梦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是在梦里吗？否则，我怎么能和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孩到旅馆开房呢？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从不干那种事的。这当然不是因为我道德高尚，而是怕得病。可眼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刚刚认识的女孩不但允许我握她的手，还时不时地把头歪在我肩膀上，把身子投在我的怀抱里。如果仅仅是这些也就罢了，更让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自己花钱开房，要我和她一起过夜。

看来只有一种解释了，那就是梦。可这明明是真的呀，我们俩是手拉着手进的房间，我还亲眼看见她背着她的黑色背包走进了浴室。对，她没有放下背包，也没有脱下那件刺眼的红色羽绒服，甚至连拖鞋都没换。我承认这有点奇怪，可她就是这样子，什么都没脱就进了卫生间。我用卫生间里传出的水声作证，她确实在里边。

这地方叫卧佛山庄，它的位置是在西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里。离这儿不远有个黄叶村，就是传说中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在这里，你走到哪儿都能看见《红楼梦》里的东西。我的眼前就有一幅画，画的是醉卧芍药丛的史湘云。这就更让人联想到梦了。我拼命回忆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真的每一个细节都和梦有关。

今天是2003年2月1日，旧历大年初一。像我这样没钱回老家过年的北漂，本该躺在那又小又冷的临时住处睡大觉的。可我却起了个大早，先坐公交，再乘地铁，像个傻瓜一样冒着寒风从北京的大东头跑到大西头，仅仅是为了能够拿着一本书准时地坐在曹雪芹纪念馆门前老槐树下的石阶上。

对我来说，这已经有点像梦了，下面的事就更不真实。

遇到那女孩的时候，我手中的书是打开的。封面上的图案，正好是我身边的那两棵古槐，以及那道有四级台阶的门。在图案的下方印着书名——《曹雪芹在西山》。

没错，我是为了和一个女网友见面才到这儿来的。她有一个梦一样的网名——脂砚斋。约好的时间早就过了，要来的人却没来。我的目光便渐渐地离

开书本，眼球一动不动地凝固在距离书页两厘米的虚空里。假如这时谁能跟着我的眼神，走进我剧烈活动的大脑，他一定会看到，我正在和一位清代才女生离死别。

我是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我不记得我的思绪有过空闲的时候，它总被各种各样的白日梦所占据，有时是一段让人特倒胃口的往事，更多的却是让人惬意的事，开心的事，以及那些我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实现的事。当然，也包括一些平时羞于出口，只能在暗地里偷偷过瘾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只要我愿意，我能够让自己随时随地进入一种如痴如幻的状态，在梦里扮演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现在，我就成了曹雪芹，脸色苍白，奄奄一息地躺在破旧的土炕上，不停地咳嗽，咳出的痰里还带着血丝。我的身边站着一个女人，长得很好看，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我看见自己握着她的手，想跟她说话，却发不出声音。

没想到，她先开口了：“先生，打扰一下。请问……”

一片耀眼的红色把我从幻境拉回到现实。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红，纯红，很刺激，让人烦躁。我心想，这是她吗？她就是我要等的脂砚斋？她干吗穿红的？

我今天来到这儿，与其说是与网友见面，不如说是冲着“脂砚斋”这个名字来的。坦白地说，我一直暗恋着脂砚斋，就像一个小男生暗恋自己的偶像一样，尽管她可以做我的祖太奶奶。为了能够经常见到这位比我年长二百多岁的古代名女，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白日梦。可每次都看不清她的脸。我之所以同意和那个网名叫脂砚斋的女孩见面，也有这层原因。我觉得她们能够用同样的名字绝不是偶然，网络是虚幻的，脂砚斋也近乎虚幻。如果虚幻的网友可以变成现实的女孩，那脂砚斋也能。

果然，她又一次在我的梦里出现了。这一次我看得清清楚楚，要不是那片耀眼的红，我们也许会在一起呆得更长一点。

可这一切都被破坏了。我本该发火，又觉得这很可能是我要等的人。于是定了定神，两眼努力从这片红色中寻找。终于，在那件红色羽绒服的上面，我看到了一张好看的脸。

那是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望着她，我不禁大吃一惊。

不，这怎么可能？她怎么会从我的梦里走出来？

2. 她是谁？

没错，就是她，我梦中的恋人，我心中的偶像。

就在刚才，我们俩还近在咫尺，我怎么会把她认错呢。那是一张我千百次试图画出来的脸，椭圆形的，微胖，被寒风冻得红扑扑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被她呼出的雾气笼罩着，像深山雾霭中两处幽幽的潭水。直直的鼻梁下，是她丰满圆润的嘴唇，唇上略施淡彩，若有若无，一笑，竟然露出一颗小小的虎牙来，既顽皮又可爱。

可是她的眼神却是怪怪的，我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会准确，惟一可用的词，就是“难以言表”这四个字。

我记得曹雪芹在形容林黛玉的眼神时，一时竟想不出恰当的文字，只好在稿纸上打了几个方框，以待今后想好了补上去。可惜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想出满意的文字来，这几个方框就只好存在那里。后来的传抄者们看到这些方框，有的直录下来，也有的用自以为不错的文字补上去。结果弄得五花八门，一个林黛玉，竟然有好多种不同的眼睛。

幻象中脂砚斋的眼神，就属于这一种，让你说不清，道不明。奇怪的是，眼前这个女孩的眼神也是如此：单纯得可以一眼看到底，却永远也不知道里面容纳了多少内容。

我呆住了，她竟然和我梦中的脂砚斋一模一样。

那红衣女孩好像也发现了我的惊讶，赶紧向我道歉说不是有意打扰我，她是想问我手里的书在哪儿买的，她也要买一本。

“书是在纪念馆里买的。”我嘴上说着，心里却盼着她快点向我报网名。

可她并没有介绍自己，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别的。

“你是北京人？”

“不是，只是个北漂。”

“什么是北漂？”

“就是在北京混事儿的外地人。”

“你住在附近吗？”她说着就凑了过来。

“我住通州。”我把头向东歪了一下。

红楼梦

她的两眼立刻放出光来：“你是说通州？好像那里也有曹雪芹的家！”说完，她竟坐在我身边的水泥台上。

“对，通州是大运河的最北端，曹家在那儿有很多房子。”我这样回答，心里却在想，她干吗跟我聊这些？

“这些房子还在吗？”她显出一种很关心的表情。

“不在了，现在只有一个当铺的旧址和一口枯井。”

我不想和她这么聊下去，干脆开门见山：“你就是脂砚斋吧？”

她的脸顿时变了色，惊慌地扫了我几眼，站起来就要走。

我以为她生气了，赶紧解释说：“对不起，我太冒昧了，我正在等一个网名叫脂砚斋的女孩，所以才这样问。”

她停住了，表情逐渐缓和了下来，笑了一下说：“你把我当成脂砚斋了？”

我说：“有一点儿，你和她长得很像。”

她高兴起来：“你真逗，怎么可能？”

我说：“你们确实很像，我不骗你。”

她脸上的惊慌完全消失，戏谑地说：“她是你女朋友？”

我说：“不，是网友。”

话说到这儿，我心里已在盼她快点走。可她并没有要走的意思，反倒大大方方地坐在我身边：“我们早就见过面。在大门口，买票的时候，你就一直盯着我看。”

这让我很难堪，我确实有看漂亮女孩毛病，下意识地，看得多了自然就记不起谁是谁了。也许刚才的梦是由她引起的，要是那样，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她开始自我介绍，说她叫李磊，南洋来的大学生。因为喜欢《红楼梦》，就趁放假跟几个同学一起到北京，想亲眼看看曹雪芹居住和写作的地方。

她又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艾小牧，是学美术的。

既然她不是我要等的人，事情就该到此为止，我不能因为和她聊天而耽误了正事。要是因为我的疏忽，错过了前来赴约的脂砚斋，岂不是我的罪过？这还不算是最坏的，要是脂砚斋看见我和别的女孩聊得如此火热，误以为我是一

个轻浮的男人，这才是最坏的。于是我不再说话，希望眼前这个女孩能够知趣地走开。

没想到，她把身子挪了挪，坐得离我更近了。

我有意跟她拉开距离，并把目光投向远处，心想，这样她总该走了吧？可她仍然跟我没话找话，说东道西的。我有点烦了，又不能明着撵她，就婉转地建议她可以去参观纪念馆。这已经带有明显的逐客的味道了，再迟钝的人也能听得出来。结果却是我弄巧成拙，她竟然向我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

“虽然我知道自己这样很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一句，艾先生，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参观，顺便给我讲一讲呢？”

天呀，她要干什么？想缠上我吗？这个念头首先让我想起一种叫女性陪游的职业。这种人大多出没于旅游景点，以单身男游客为目标。她们的手段五花八门，甚至包括色情服务，其目的无非是从男人的口袋里掏钱。今天她选中我算是打错了算盘，我可是个三无画家：无车、无房、无名气。像我这样的人，哪儿还有钱找女人陪游呢？再说，她看上去也不太像。那些陪游的大多在北京有住处，可她却背着一个黑色的旅行背包，鼓鼓的，显然装的是随身衣物和行李……

我的脑子里开始丰富起来，一瞬间竟出现了好多假想，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是她很可能就是前来赴约的脂砚斋。之所以不先报网名，是想在没有暴露身份之前对我进行考察，要知道，女孩在网上谈朋友受骗上当的可不在少数，她如此谨慎我绝对能够理解。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太小气了。盘算一下口袋里的钱和即将要付出的花销。门票20元，我再给她买一本书，定价是5元，然后是午饭，就在旁边的餐厅里吃，当然是我请，加在一起最多不过200元。我的上衣口袋里一共有3000元，是刚刚收到的一笔奖金。扣除房租和这月的生活费还有剩余。原打算要买一刀好宣纸，先不买了，以后再说。

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她是不是我要等的脂砚斋，要是搞错了，我就会两头落空。可这个女孩的目光实在令人无法拒绝，在她面前，我甚至不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踌躇与犹豫。

我爽快地答应了她，并希望能看到她的莞尔一笑。她笑了，眼里却透着苦涩，一看便知是强挤出来的。她一脸警惕地向四周张望，就像是出来偷情的女子下意识地躲避众人的目光。

她的这个动作让我有点后悔自己刚才的决定了，趁她不注意，我偷偷地摸了一下口袋里的钱。

3. 神秘的旧书箱

李磊是挎着我的胳膊走进纪念馆的，我有点飘飘然，仿佛脚下踩着五色祥云。

我得承认，我从没有这样和女孩走过路，那只被她挎着的胳膊好像触了电，竟然颤颤地抖了起来。我赶紧警告自己，千万别紧张，一定要把持住，别让女孩小看了。我的心在怦怦乱跳，本想跟她说说话转移一下注意力。可刚一开口，声音就有些发颤，只得把要说的话又咽回了肚子里。我假装回头，偷偷做了一次深呼吸，暗骂自己道：“怎么这么没出息！”

她先开口了：“这儿你经常来，对吗？”

我如蒙大赦：“也不算经常，一年两三次吧。”说完，心稍稍平静了一些。

“那也不算少了，你对这里一定很了解吧？”她用那双美丽的眼睛看着墙上的展板。

我学着南方人的腔调：“只是一点点喽！”

她突然笑着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有点撒娇似地说：“我不想自己看，想让你讲给我听。”

我的心已乐开了花，嘴里却说：“当然可以，但有个条件，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是是不是脂砚斋？”

她的脸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怎么，我不是脂砚斋你就不给我讲了？”

这一招好厉害，我只好把话往回拉：“怎么会呢，你是不是脂砚斋我都愿意给你讲，这可是我的荣幸。你说吧，从哪儿开始？”

“你随便，从哪儿都可以。”一种胜利者宽容大度的语气。

我赶紧清了清嗓子，开始给她讲这栋老房子的来龙去脉。

“这个村子过去叫正白旗营子，顾名思义，是满清正白旗的军营，曹雪芹

家就属于正白旗。按照旗人的规矩，在外面犯了罪的人如果没有生路，可以回到旗里居住，每月还可以领到一点儿银子做生活费，这种制度叫归旗。六十年代初，几位红学家来西山考察曹雪芹的故居，听当地的老人讲，曹雪芹从北京城搬到西山写《红楼梦》，和一个叫鄂比的穷画家很要好。”

李磊的表情突然变得异样，惊奇地问：“你是说鄂比？”

“怎么，你知道他？”

李磊赶紧掩饰：“不，不知道，你接着讲。”

“鄂比和曹雪芹意趣相投，常在一起喝酒作诗，据老辈人讲，他曾送给曹雪芹一副对联。”

“对联？写的什么？”

“上联是‘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下联是‘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

“这个鄂比文化不高。”她突然说。

“何以见得？”

“对联写得不够工整，上联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少’，而不是‘有’。”

我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

她说：“这是写对联的常识。”

我斗胆拉住李磊的衣袖，把她带到一堵写满诗的残壁前。

“你看这个。”我手指着写在最中间的那一组文字给她看。

“那副对联！”

“没错，正是鄂比送给曹雪芹的那副对联。你看，落款是‘拙笔’。‘鄂比’与‘拙笔’，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还有，正像你说的，上联的最后一个字不是‘有’，是‘少’。”

“这是怎么回事？”她的脸上再次露出惊讶。

“你听我慢慢道来：1971年，一位姓舒的老教师退休回家，准备在这里安度晚年。有一天他外出办事，回来后老伴挺神秘地告诉他，说西屋一面墙皮掉了下来，里面又露出一层墙面，上面还写了好多诗。老教师过去一看，可不，果然像老伴说的那样。”

“凭这个就断定这里是曹雪芹的故居？”

“别急呀，听我慢慢讲。”我又给她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

红楼梦

青年邀请老教师到他家里去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李磊急问，看样子她很关心。

“是一对古旧的木箱子，箱门上刻着兰花和怪石，并题诗一首：‘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诗的前边还有‘题芹溪处士句’这样几个字。”

“曹雪芹的号？”李磊瞪大了眼睛。

“没错，是曹雪芹的号。”看到她的表情，我为自己讲故事的本领暗暗叫好。

“这是谁写的？书箱上没有落款吗？”她急切地问。

“有，当然有，你来看。”

这一次我不是拉她的袖子，而是直接拉她的手。在这之前，我一直偷偷盯着她右手的位置，她却一直把手放在羽绒服的口袋里，让我没有机会。见她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我立刻意识到机不可失，没等把话说完，就毫不犹豫地把她的小手握在我的大手里。她没戴手套，白白的小手既温暖又柔软，在我的手心里老老实实的，非常柔顺。我的心开始狂跳，手心也出了汗。我暗骂自己，这个时候出什么汗呢？她很可能会讨厌的。可她没有，这无疑是个很大的鼓励，我索性握得更紧，一直把她拉到那两个书箱跟前。

“你看这儿。”我不想松开她，只能用另一只手指着书箱上的文字。

“拙笔写兰！”她简直是在惊呼。

“没错，又是那个拙笔。专家们对过笔迹，这些字和老墙上的字确实出自一人之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拙笔确实是曹雪芹的朋友。”

我又加了一句：“还意味着这栋老房子确实和曹雪芹有某种联系。”

李磊说：“所以才在这儿建了曹雪芹纪念馆？”

我说：“一点儿不错。”

我手心的汗比刚才更多了，但我没放手，我把手松开一点，调整了一下位置，只用手指捏住她富有弹性的手掌，好让清凉的空气掠过手心。

“我觉得有点儿勉强。”她说话时并没把手抽回去。

“你说什么？”

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两只书箱：“如果说这里就是曹雪芹的故居，恐